

## 路上足迹

母亲忙于收拾家中所有物品，我却尾随着她在房子里进进出出。一年的本地任务快要完结，我们一家正准备回到宣教工场去。我追着妈妈到了父母的睡房，用两只小手叉在腰上，站在床侧皱着眉问：「为什么我们要回泰国去？我不要！」

一年前，我们家完成了泰国宣教的四年任期，并返回香港接受为期一年的本地任务。在短短四年的宣教日子，我们经历了五次搬迁。到了这刻，我几乎完成一整年的广东话幼稚园班，在学校和教会里结交了好些朋友，而且生活有规律，早已习惯这种生活模式，现在竟要离开；再一次的搬迁。

妈妈转身向我，温柔地讲解：「苏菲亚，我们要去告诉泰国人，耶稣爱他们啊！」

我一脸不悦地回应：「谁管呢！由得他们吧！」

身为宣教士的年幼子女，首次踏足工场绝不是个人选择。然而，不少宣教士子女（简称「宣子」）在长大后仍会选择到海外宣教，只因跨文化的成长背景孕育了他们对环球社区的爱。宣子带着宣教使命出发，深信自己的生命故事会有上帝的牵引，得以配合上帝对教会作出的呼召，使万民作主的门徒。然而，若把宣子在工场长大看成「曾参与」宣教事工，便是个错误的结论。由小孩的心思和眼睛去看宣教世界，跟成年人参与宣教事奉相比，是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
宣子成长于跨文化的悲喜交集中，长大后参与海外服事会变得更轻易，却同时更具挑战。每个宣子的经历都是非常个人而独特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不过，某些问题总会在某些阶段出现，到底宣子该怎样面对和整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感受呢？当我长大成人，早就熟悉在宣教工场生活是怎么回事，为何仍选择「回到」海外，参与服事呢？犹如生命的其他范畴，对于「为何要回去」的提问，答案也是从多方面去想，包括了实际、情感及（无可争议的）属灵层面。

### 以实际作起始点

从实际层面看，宣子也算是适合这种生活模式的。「请别误会我！宣子没有额外的应变基因，也未必天生爱冒险，更不一定喜欢外语。求生本能驱使小孩努力适应新的环境，哪管是有没有意识地进行。由于宣子生活在各种文化差异中，他们学会面对各种挑战时，可以弹性运用不同的处理方法。

妈妈至今仍保存在工场会议中获赠的各式食谱。食谱是宣教机构的姊妹整理出来的，包括了一些实用提示，例如：可选用哪些本土食材代替找不到的材料，又或是利用剩余素材制造蛋黄酱之类的东西。许多人习惯了家乡的生活，只须到商店便购得基本的日常用品。当他们在别国失去了这种便利，会感到不知所措。宣子在成长过程中早已晓得凡事不是「唾手可得」；我们会迅速寻找其他方法，认识和善用当地的丰富资源。事情不会变得容易解决，但接受现实可让人感到轻省一点。在跨文化中成长的宣子不会觉得心的「异乡」是不可跨越的界限。

从实际场景来看，宣子有独家通行证出入宣教工作的后台（舞台）。或因宣子在工场上长大，对于宣教服事的得失不会抱持美化而不切实际的期望。如早前提到，前排观众的身分有别于亲自参与事工。

然而，小孩子可透过观察学习。我们的父母于不同范畴各有所长、各有特色，但别人总认为宣教的理想目标是「果实累累」，而他们期望的果子更是以数字、事件或项目计算。以我对宣教服事的认识，那是无法按人的计划去获取「收成」的事工。简单地说，人手不能转化生命，统计也不能量度生命的改变。

许多宣子亲眼看见父母花上漫长的岁月与当地人建立关系。我们曾跟随父母到工厂宿舍或破旧的小屋去探访会友，也曾被留守家里，因父母要到监狱探访。我和姊姊曾看着父亲出门，坐上的车子载满怒气冲冲的男人（他们跟一位会友发生冲突），但我们不确定父亲能否活着归家。我和姊姊试过无数次被父母吩咐回到楼上睡房去，只因会友突如其来到的到访。我们用上多不胜数的钟头，跟其他人在教会里查考圣经、门训或计划外展。我们没选择下还要唱歌、跳舞和布置圣诞福音外展的场地。我们在餐桌旁一同祷告，求上帝打开属灵不破之地。

正因为我们身历其境，见证着父母的付出，往往得不到可见的回报；事情往往未如我们所料般发生，尤其不在我们期望的「时候」发生。然而，因我们身处其中，更明白神的工作并非由我们开始或结束。事实上，每次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，上帝却带来改变和供应所需。我们知道教会的大使命仍未完成，交给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任务也未完结。当我们跟随父母在海外服事及回国以后，就看得更清楚这境况。过了多年以后，禾场仍等待着收割的工人。

## 情感依附

另一个影响我们会否返回宣教工场服事，是情感的层面。无论我们是否察觉，情感总是渗透到每个时刻。当我们站在岸边回望「往昔」这片汪洋，轻拂的海风也许唤醒阳光明媚的片段，也可能勾起拼命求生的回忆。波涛或许把藏宝箱推送上岸，里面装满丰盛生命的珍宝；有时冲上岸的是船只残骸，是曾经粉碎我们的东西。

不少宣子表示，成长中最痛苦的经历就是一而再的道别，而令宣子最感到受伤的误解，可能是其他人以为道别会变得越来越容易。这是个误会！事实上，道别只会变得越来越艰难。借好友的说法，当我们明知开放自己可能会再次经历分离的伤痛，就很难保持柔软的心去投入和建立新关系。我们的生命确实因着这些友谊而丰盛，但别离的痛苦仍是我们要背负的哀伤。

道别意味着会失去归属感，包括要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、生活模式和当地的人。有一位服事宣教士的家庭治疗师，曾经也是宣子的身分；她说由你第一次离开某处，从此往哪里去都不能够建立百分百的归属感。你甚至不必离开某地；当一个熟悉又明白你的人移居他方，他会带走你部分的归属感。

无根的感觉能贬抑我们对生活稳定的渴求。因此，宣子要变得整全的话，无论遇到多少障碍或身在何方，也要建立新的归属感。与人联系是一件美事，而自愿回归海外工场的宣子往往就是喜爱这种联系。我们在东道国的文化里，永不会被视为自己人（本地人）；同时，我们和家乡的朋友渐渐失去共通点。原本属于异文化的元素已逐渐渗透我们，使我们也成为异乡人（长期居于第三文化中）。或许如此，有些宣子愿意重新进入曾使他们感到痛苦的生活模式，因为我们在这模式里反而能建立一份归属感。

## 宣教的底线

然而，若宣子选择返回工场只是基于功能和情感的原因（例如：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；为了享受、安舒），大家就该挑战我们的决定。我曾与两个宣子好友讨论这议题，并问他们：「你们认为工场吸引我们，是因为那异国他乡的环境是我们的安舒区吗？我们是否单单回到自己的安舒区，而这安舒区恰巧是个极不安舒的地带而已？」他们毫不犹疑又坦诚地说：「被吸引回去宣教工场本身不是问题，因我们深爱那地的人和生活。但是若上帝吩咐你留在本国服事，你是否愿意？」

服事的重点不是去哪里、做什么，若然是，我们永远无法安心。服事的出发点是顺服我们的主上帝。若他并非我们的主，若我们从未在个人层面全心相信祂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那就不管是什么呼召，我们也不会跟随。

我们可具备各种知识，或愿意在顺境逆境中拥抱异邦的生活模式，但这不足以成为我们去那里或做什么事工的理据。谁晓得我们可达到什么成绩或取得什么成就？若我们以「成就」为目标而进入工场，只会失望而回。早期宣教士由地球一端乘远航至另一端，却在船上染病丧命，难道就没有完成召命吗？我们的父母未能领半个社区的人归主并加入教会，难道是未能达标？才不是呢！我们蒙召，是为要每时每刻全然顺服和爱我们的主。

我们去，因为亲眼看见仍有未曾完成的任务。我们去，因为神的救恩还未传到地极，又因我们听见有人仍在寻找真理，却未曾听见惟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找到盼望。我们去，因为我们爱，更是被独一无二的主所爱，就是那一位把大使命托付给教会，叫我们能背负祂的名。当我们谈论属灵的事，是否有宣子的身分已不重要，是否去海外或进入世界顶尖市场也不重要；唯一要紧的是我们对上帝的顺服，以及对丧失灵魂的爱。

## 准备，稳妥

当我和几位宣子朋友准备前往宣教工场，很需要让人正确地了解一下，我们怎样因着传承而被模塑和装备，成为普世教会服事万国的一分子。我和朋友讨论时，他们提出满有远见的观点——近年教会给海外事奉者的训练或简介，作出的跨文化指导，多数是配合从未试过长期在异文化中生活的人。这做法会让跨文化中成长的宣子落入一种困局，因为宣子不会用二分法去分辨工场和家乡。

反之，宣子的回忆里藏着过去跨文化经历而来的千丝万缕和点点滴滴。若把这些经历整理一下，相信更能造就宣子的生命。当我们抵达工场，仍旧会受到文化冲击，不因成长背景而免疫。我们仍然会在各方面挣扎，包括语文学习、习俗、关系建立及与神紧密同行。

我们除了需要基本的属灵护荫和属灵争战中的战友，也极需要跟明白子复杂传承的人保持连系。有宣子朋友最近问我：「你将要前往服事的工场里，有人明白你身为宣子的成长背景吗？」他们不是理所当然或倚靠的对象，但若有人平常可聆听我们倾吐，诉说过去或现在所面对的挑战，肯定会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敌人必会攻击我们的弱点，尤其在宣教前线的努力，我们必须加紧训练以面对争战。

最后，我们跟主耶稣的个人关系才是真正的关键。我们会经历喜乐，也会遇见悲伤。当我们明白神呼召我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，是要同时经历苦与乐；又当我们明白神是我们的分，那就无论身在何处也是对的地方了。

（作者为宣教士子女，于东南亚工场长大，继而于香港的大学毕业。现正申请加入差会，期望投身海外宣教事奉）

这篇文章曾刊登于 [《往普天下去》2018年10-12月号](#)

---

### 出处

原文作者：杜智言，[路上足迹](#)。Sophia To, [The Path of Footprints](#)  
检自：<https://hkacm.net/> 查看“第三文化孩子服务(TCK)/TCK网上文章结连”  
经许可使用。